

澳門的命運交響

閻純德*

澳門人是幸福的，無論是走大街，抑或是穿小巷，一不小心，不是會踩住“世界遺產”的腳，就是碰到“世界遺產”的肩。不是澳門人的人也很幸福，——當你穿雲破霧來到澳門，或是跋山涉水來到澳門，也不用付出太多的勞頓，就像走進了人類文化微塑景觀群，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走進歷史，觸摸歷史，親切地同“世界遺產”愉快對話。澳門，就是這樣，無論甚麼時候，甚麼地點，甚麼事情，給你的是溫馨、愜意和方便。

澳門就是不大，或者說它很小；但它的歷史很深、很遠、很長。你聽過葡國人那首古老的民謠嗎？

喝了亞婆井的水，
忘不掉澳門；
要麼在澳門成家，
要麼遠別重來……

澳門是一個迷人的港灣，你不僅可以休息，還可以永久地躺下；澳門值得讓人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讓你離不開它，叫你捨不得它，要是真的讓你離開，你可能還非得回來不可，以至於死而無悔。——這就是澳門的魅力！

澳門是溫柔的。無論是亞婆井、媽閣廟，或是天后娘娘、雪地聖母，這一個個母性精神，養育了澳門的第一性格，滋養出一個“世外桃源”，使這片山水成為溫柔之鄉。

溫柔出自文化，溫柔陶冶人性。人在澳門一久，那些古街小巷，夜晚的燈光星光，山上的燈塔，海上的航船，街上飄蕩的南音和粵曲，眼裡閃

現的笑臉，文化和自然，傳統和現代，以及來自重洋悠長悠長的海風，甚至連遊人也被陶醉成樂不思蜀，忘了自己是何鄉的人。

澳門能讓人世代久居的，當然不是它那些許歐陸“洋氣”，更不是濃厚的“賭風”，而在於它的歷史細胞裡充溢的文化芬芳和經久不衰的素樸民風。我說澳門像“世外桃源”，不是說人們都“不知有漢”，也不是說澳門壓根兒就沒有自己的悲情；而是說，與人世間別的都市相比，澳門多了不少溫情。

在歷史學家和澳門人的記憶裡，澳門也有屬於自己不能忘懷的日子：1557年——葡萄牙人藉口上岸晾曬貢品而在澳門“微笑”着住了下來；1844年——澳門志士沈志亮怒殺澳督阿馬留；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而重生；2005年7月15日——這又是澳門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無疑地又是一個不是節日的節日。為了這個不曾想到而又藏匿於歷史心底的節日，澳門人一等就是四百五十年。四百五十年，澳門從一個小小的漁村，翻到一部世人矚目的文化經典，依托着中華五千年，而今它成長為“學貫中西”的文化澳門。

這個不早不晚到來的節日，是澳門的一次偉大正名。為了這一天，澳門人眼巴巴地等待着來自在南非德班舉行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的最後結果。其實，這種等待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等待。這個等待也是四百五十年！但我知道，澳門的任何等待都不會白等，澳門人傑地靈，澳門人緣好，澳門的任何等待，都會有個美麗的答案。

等待，讓澳門化作歡呼！喜訊不脛而走，每個

*閻純德，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

澳門人和在澳門的非澳門人一起分享歷史賦予的喜悅和驕傲……

電話鈴響了：“澳門‘申遺’成功！閻教授，您和李楊教授一定高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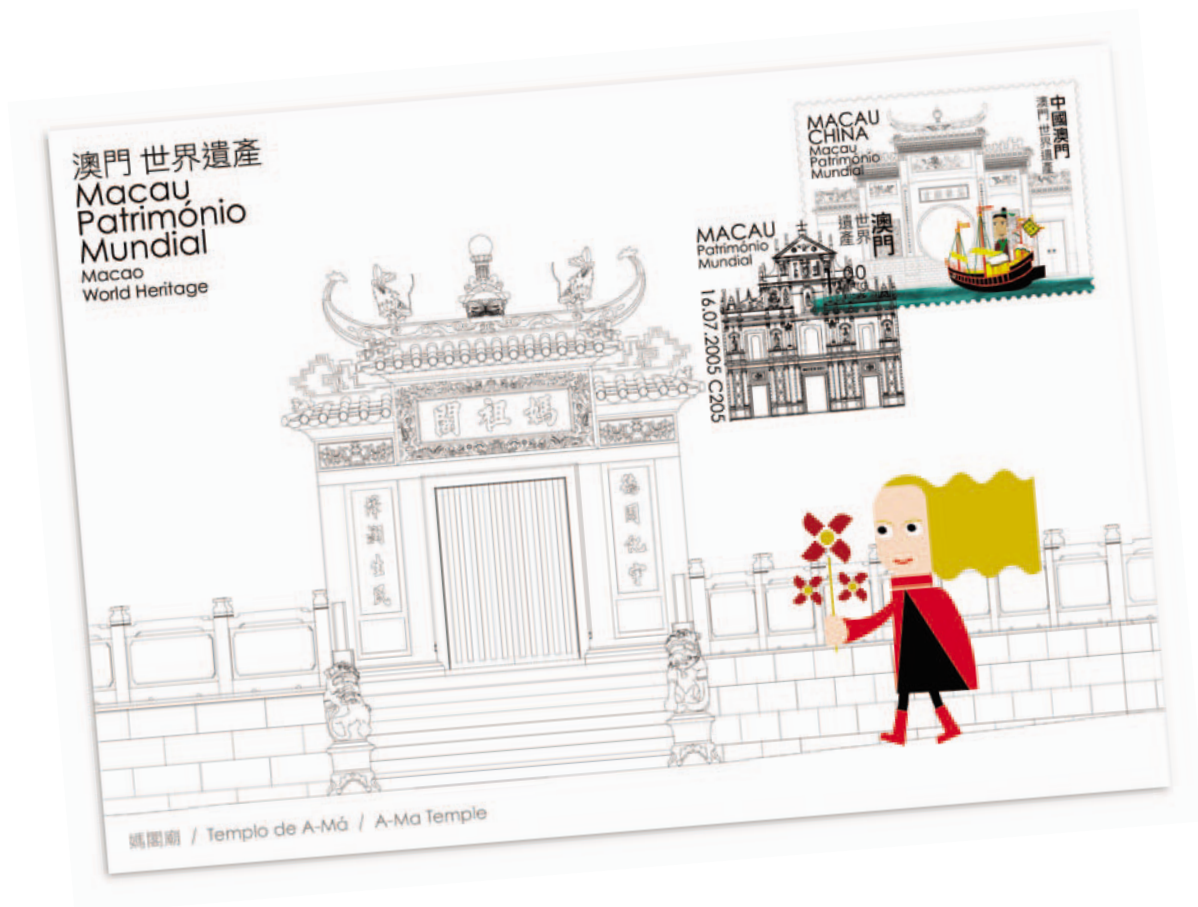
“高興！每個中國人都會為我們的澳門而高興！……”我激動地回答這位曾到北京學過“普通話”的澳門人。

“爸，媽：我看到了‘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消息。我好高興啊！”這是遠在巴黎的女兒打來的電話。

為了這個等待和結果，我們奪門而出，到澳門街上去感受喜悅，也抒發自己深藏的豪情。

這一喜訊傳到澳門的第二天，下午五點多，我們走出新口岸的南園大廈，頂着依然火辣辣的陽光，繞過正在改建的何賢公園，一路如沐春風，穿過北京街、嘉思欄花園、約翰四世大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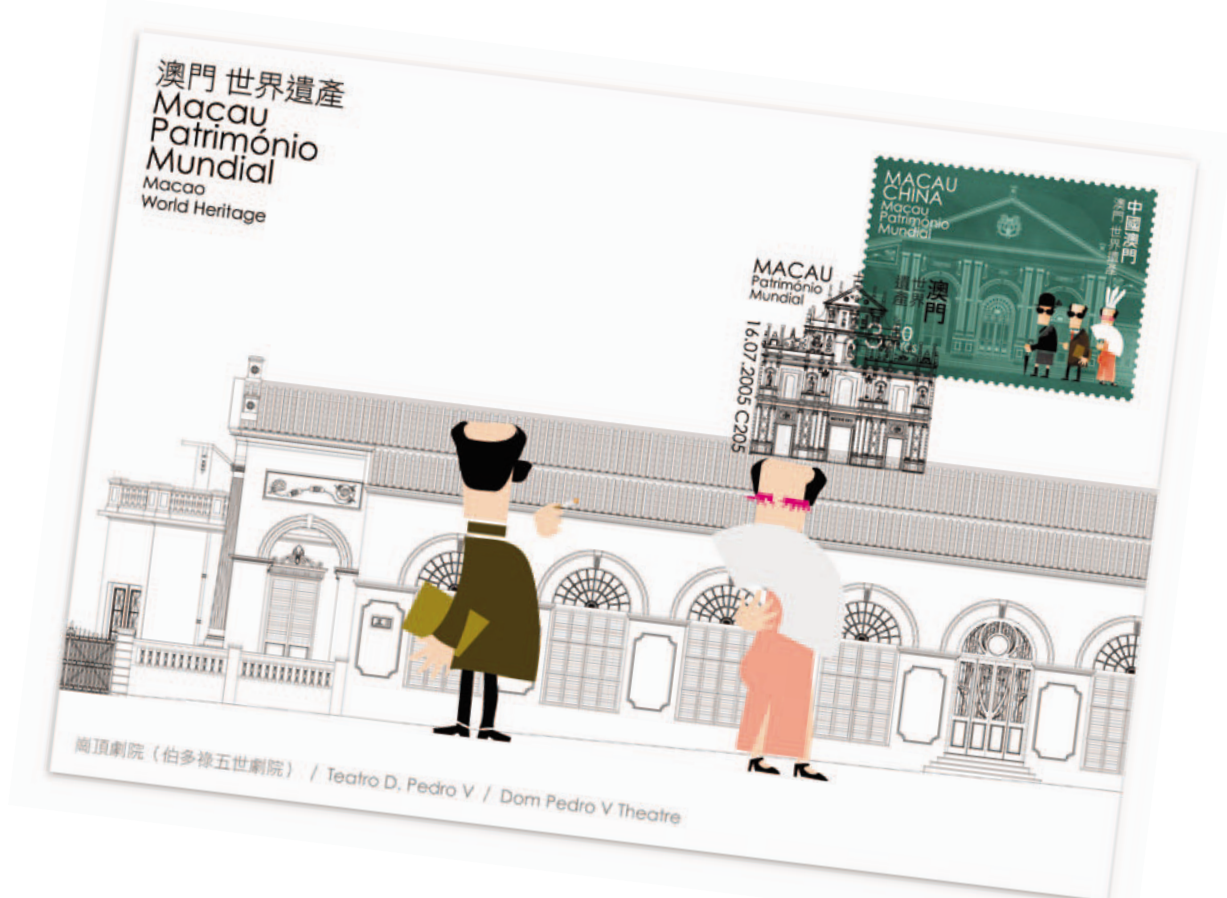
和新馬路。我發現與我們擦身而過的每個行人，不管是行色匆匆，還是悠游自在，他們的雙眉之下，都像懸掛着一幅寫着“喜”字的特大“號外”。一位拿着《澳門日報》的青年攔住我們（他好像攔住了相識的朋友）：“十四日上午，四十五項‘世界遺產’候選項目進入最後階段。我們‘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中國唯一的提名，討論時序排名第八；前七名有五名遭到否決，而澳門議題宣佈改為翌日再論。您看看，這多麼殘酷！多麼讓人心焦似焚！當時這個決定，澳門人不知道，否則所有的人都會長夜難眠！可是，您別擔心，第二天，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的二十一名代表，將我們澳門五年的準備、半呎厚的文件、三分鐘的介紹……之後，您猜怎麼啦？——祇用了九分鐘的商討，便全票通過！哈！他們竟創造了一個‘好快’的吉尼斯記錄！”



他給我們生動描述南非“申遺”過程時，彷彿有人揪着我的心，我的心跳分明加快了；可是，那最後的大轉折，又彷彿正從半空跌進深淵的我，一把被揪到了春天的花壇。

他與我們匆匆告別。愛妻問我：“你認識他？”
“不認識。他不是你的學生嗎？”我反問她。

世界五大洲的遊客。澳門文化局的工作人員正在向人們派發紀念澳門“申遺”成功的特製“世遺明信片”，明信片上用中、葡、英三種文字寫着：“澳門世界遺產/ Macau Património Mundial/Macao World Heritage”“讓我們一起歡呼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明信片上還印着於1860年建成的中國



“不啊！我以為你們認識……”

其實人在這種幸福歡樂的時刻，相逢何必曾相識？忍不住宣洩自己的感情，不管你是誰，不管在甚麼地方，“說”出來“喊”出來，就是快樂。

議事亭前地是澳門每天遊人最多的地方。它像北京的王府井，又像巴黎的香榭麗舍，地方雖小，卻是人流縱橫，人山人海。磁鐵一樣強大的引力把我們吸進一圈圈一層層湧動的漩渦。那人流又如一條往返舞動的彩色斑斕的巨龍，而那些“舞手”不僅是澳門人，更有無數來自祖國大陸、臺灣、香港和

第一個西式劇院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的圖案。“世遺明信片”無疑是一個重要紀念，也是一個頗具價值的歷史見證，紀念和見證澳門社會發展史上一個重要時刻！而我們，也作為“舞手”，也成為紀念和見證的一個小小的符號，在澳門的心坎裡留下一份歷史的記憶。

一次排隊祇能領到兩張“世遺明信片”，可是為了“自私貪得”而想多領幾張，在一個小時內，我們不顧“面子”上的心理壓力，硬是高高興興地排了三



次隊；最後一次，有位派發“世遺明信片”的工作人員大約發現我反復排隊的窘態，於是笑着對我說：“先生，謝謝您關注澳門。您就不用排隊了，還要多少您就說吧，我都滿足您！”

聽完這友善的話，覺得自己臉上還是像孩子那樣本能地漲紅了一下。我不好意思地說：“那就再給十二張吧，這樣加起來一共二十四張，是個吉祥數，正好是‘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的數目，這不僅象徵澳門古老，還象徵澳門年輕，我們真誠地祝福澳門好運無邊……”在我說出這個數字時，眼前彷彿幻化出一臺液晶電視，接着銀幕上出現了媽閣廟、大三巴牌坊、港務局大樓、亞婆井前地、鄭家大屋、盧家大屋、主教座堂、聖奧斯定教堂、聖安多尼教堂、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和教堂、崗頂前地、崗頂劇院、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玫瑰堂、哪吒廟、舊城牆遺址、民政總

署大樓、何東圖書館大樓、大炮臺、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臺，以及還沒有列入“世界遺產”的其它歷史文化勝蹟，都一一如電影快速閃過。無論是陳蹟還是“現場”，我們不僅一次或多次地看過，還在歷史書頁裡“參與”過。它們不僅儲藏在我們的鏡頭裡，更是儲藏在我們的心靈中。

我剛說完，工作人員一面拿“世遺明信片”，一面激動地說：“謝謝！謝謝您的美意！托祖國和大家的福，澳門會越來越好……”

拿着那些“世遺明信片”，我覺得手裡好像托着一個鑽石般的澳門。再看看滿街巷裡的男女老少，每個人都掛着興奮的表情，心態也許同我們沒有兩樣，都裝着喜悅和祝福。

小街兩側的幾溜桌子前面擠滿了人，人們都彎着腰忙着在明信片上表達自己對澳門“申遺”成功的心情。我因不能找到書寫的桌子，便也學別人站在步行

街心用手托着寫。一位警員見我這把年紀如此站着夠辛苦，便對我說：“先生，那邊有桌子，您還是坐着寫吧！”我說：“不用的！這樣也很好！”他笑了，還是執意把我請到桌子邊。由七八張桌子連接起來的寫字臺，上面鋪着綠色的燈心絨桌布，桌上放着許多黑色圓珠筆，供那些出門不帶筆的粗心人使用。每一溜桌子後都站着七八位佩戴工作證的青年男女，專門收取大家寫好的“世遺明信片”，然後免費寄往世界各地。桌子已經“空”無虛席，可是那位警員不放我走，對着那些正在寫“世遺明信片”的人說了幾句我幾乎聽不懂的廣東話，接着便見那些年輕人紛紛站起身來給我們讓位子。其實，我不想“倚老賣老”，因為這一溜桌子並不是公車，不能讓人給我騰位置，因為每個人寫字都需要一個“平臺”，而我們這一輩子都以筆為“鋤”為“犁”耕耘不歇的人，站着寫可能比他們更有經驗。就這樣，那位警員差不多要把我按在椅子上，我也就感激地向他也向給我讓座位的人拱拱手表示謝意。愛妻站在我背後看着我而且指揮我選詞造句。這二十四張“世遺明信片”要寫出澳門的歷史和精神，霎時間卻也不容易。但是，我們還是絞盡腦汁，興致勃勃地選用最簡潔最準確的語句在“世遺明信片”上表達我們的心聲：

為澳門驕傲吧！

青山不老，歷史年輕！

歷史和文化與澳門同在。

澳門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匯而創造的東方明珠。

澳門，漢學的濫觴，漢學家的搖籃。

為澳門驕傲，為中華自豪！……

我們想對朋友說的話很多，但是此刻，要用明信片上的方寸之地表達出澳門數百年的歷史滄桑也太難為我們了！因為那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的責任和任務。

二十四張“世遺明信片”分別寄給四個國家的十二個城市，它們是法國的巴黎、馬賽，韓國的首爾，美國的紐約和咱們中國的臺北、香港、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鄭州和長春。收信人都是我們的親戚和

朋友，且多是文化人——學者、教授和作家。當我寫完最後一張明信片，已是17日晚上9點。一位坐在我旁邊的中年男子神采飛揚地對我們說：

“‘申遺’成功讓人好高興啊！‘澳門歷史城區’要與埃及的金字塔、我們中國的長城、意大利的羅馬競技場、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法國的凡爾賽宮、柬埔寨的吳哥窟‘並駕齊驅’了！這些名勝古蹟不可再生，它們是人類文明的精華，應該作為鏡鑒和教科書得到全人類的尊重和保護。這個變化可能是澳門身份和命運的一個轉捩點——澳門不光是東方的蒙地卡羅，更是一座歷史名城！歷史和文化，應該說這才是我們的本來面目。澳門曾是一個苦難的地方，文化上說不清道不明，性格上像是也無啥作為；可是，現在可以說清楚了，那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誤解。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有自己的作為。文化上澳門也是一個‘大市場’。我不知你們這些外鄉人如何看？”

“我們喜歡澳門。它是中國很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包括文化、經濟和政治，是整體的一部分……”

“我們澳門不祇有龐大的博彩業，還有燦爛的文化；澳門人不祇有經濟意識，也有文化意識、國家意識、世界意識和未來意識。我知道，內地遊客來澳門散散心，開開心，試試運氣，這無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要好好感受澳門文化、欣賞澳門風光……”

“內地人對澳門不會誤解，請您放心！我們喜歡澳門，喜歡以文化和歷史張揚個性的澳門。澳門和澳門人是這個……”此刻，我高高翹起大拇指。

我們從下午5點多，一直在喜慶裡浸泡到晚上9點。中國龍還在舞，澳門的二十四個名勝組成的“歷史城區”不斷從我的記憶庫裡調出來，然後像放電影一遍遍重演。這些“生活”在民間的“世界遺產”，百姓伸手可及的文化和歷史，是帶給澳門的陽光，是澳門的甘露。

在我們分享澳門歡樂的時刻，新馬路傳來清道的喇叭聲，摩托車隊緩緩駛過，貴賓車隊緊隨其後。我知道那是剛剛訪問過北京、上海之後的歐盟當任主席巴羅佐來到了澳門，我想他也是為澳門“申遺”成功而來祝賀的吧！

走回寓所的路上，滿街的笑臉都開成了英雄花，遍地的元素都變成了世界遺產。我想，這就是咱們的澳門人，這就是咱們的澳門！

回到家，閉上眼，就到夢裡去散步——我聽到澳門海濤聲依舊，我看到澳門松山靚麗清秀。從南灣隱約飄來古香古色的韻律，是那支我熟悉的謠曲：

喝了亞婆井的水，
忘不掉澳門；
要麼在澳門成家，
要麼遠別重來……

幽遠悠長的歌聲，唱醒了我的心。這時，我看見東望洋的燈塔沒有休憩，黎明的海上是我們出發的澳門。

我還聽見，在這個溫柔之鄉，文化在彈琴，歷史在鳴鐘，那是澳門重譜的命運交響曲……

2005年7月17日草於澳門南園
2006年7月26日改於香港尖沙嘴

